失樂園——傷清美

清美，很難相信妳已經過去了，雖然這一次我心理也有數，知道妳這一關不好過，但是從聽到音訊至今，竟然是一日比一日艱難，反而日日哀傷、天天傷痛，真是捨不得妳受的苦，也難捨妳那麼可愛的人。

有太多妳的音容笑貌在心裡，這幾天不斷地浮出，尤其是年輕時那些快樂逍遙的時光，我們一起「混過很久」的，好像是一起長大的。

那一年我們一起在「佛光山」，漫漫的長夏，我們在山上吃齋念佛，歡渡著我們的青春，每天盤在大悲殿旁冰涼的大理石上磨牙消暑，又經常逛到「龍亭」上聊天等著打板吃飯，每聽見板聲，我們就一溜煙地跑到食堂端坐著等齋飯，我們那時餓得好快，常自嘲說怎麼肚子又餓了；偶爾等不及還先跑到「果樂齋」去先吃一碗泡麵，順便幫依蓮師校校「覺世」的稿。傍晚，我們就跑到屋頂上去談心，說是去修「天台宗」，其實是去沐浴晚霞，我們不知在那一抹霞光的傍晚交換了多少心情；夜裡，我們同寢而臥，每天都信誓旦旦地說第二天要起來作早課，卻總在聽見師父們在外排班的時候，拉拔不起，只是偷偷地把窗帘拉下，免得讓師父們看見我們高臥不起的懶態。我們不敢不敬師父，卻常常熬不過瞌睡蟲。偶爾幾次也是起得來的，與師父們一起做早課，歡喜異常。歡喜那悲愴的經懺課誦，低沉迂迴，來回擺盪，磬聲鼓聲鐘聲，莊嚴肅穆，山門一開、迎接晨曦，渡盡一切人間苦厄。

我們也一起在蓮音寺雙雙翻閱《佛門必備課誦本》，翻到後面的〈七筆勾〉，第一筆就勾「父母情」，第二筆勾「夫妻情」，第三筆勾「兒女情」，那時我們並不懂得「夫妻情」，更遑論「骨肉情」，我們只是讀得心驚、相對愕然，傷痛地對問：這是如何可能？我們都知人世有情有慟！佛法甚深難學，而今天妳卻是七筆盡勾，筆筆勾銷，怎不叫人傷心落淚。

台中蓮社，正氣街九號，是我們同榻共眠的另一個地方，不知有多少個寒暑，我們一起從李炳南老師的初級班聽到高級班，從《十四表》、《八大人覺經》、《百法明門論》聽到《彌陀經》、《華嚴經》；還有許醒民老師的《起信論》，我們幾度周旋在「真如薰習」的困惑裡，那時我們以為「真如」是解脫之「理」，怎麼可以又與「無明」對薰起來？那不是成了佛又要墮落了嗎？我們無知

求知，對佛法充滿了興趣與信念，一心要「成佛」、一心要作個「真實男子、出世丈夫」，完全不思想自己其實是個「女兒身」，能乖乖作一個「善女人」就很不錯了，我們因此有這麼一批「了生脫死」的「生死之交」，常常把「學佛」掛在口中，互相問訊、互相檢查、互相交換心得。

我們的緣份還不只是「學佛」，我們幾乎是「同窗」。雖然妳高我一屆，妳在中文系，我在哲學系，但是妳常來哲學系聽課，記得聽方東美老師的課，我們總是坐在一起，那是我們唧喳不休的時候；以後方老師去了輔大，我們一批同學還跟了去，為了趕場，從唐君毅老師的課趕到方老師的課，我們必須在半小時之內從台大趕到輔大，以嫻因此還請他父親為我們派了車，一輛小巴士把我們這批趕課的學生載進載出，而妳常常也是其中之一。

這時，我們幾乎天天見面，妳們的研究室與我們的研究室兩相隔壁，只是此時我們分別都談戀愛了，彼此反而很少談論男女朋友之事，總是喜歡談學問、談感想，我們還常說感情是自家的事，自己了斷。我們愛饒舌、卻不曾在這些事上饒舌。這似乎決定了我們這一生的情誼，彼此很少互相訴苦，很少談柴米油鹽，總是談論學問心得，說些高興痛快的事，因此我現在總還聽見妳開懷的笑聲，很清脆、很大聲，也很令人思念。

以後我親近牟宗三先生，妳也常去牟先生當時在舟山路的宿舍聽課，我們的交誼從來在這一條線上不曾斷過。九五年牟先生去世前日，我從美趕返探望，當晚妳得知，也跟我去加護病房探望他。妳在牟先生病榻的左右繞著說要他放心、安心，妳會好好在學問上努力的。那時妳已經是中文系的教授，在學問的崗位上有著嚴肅堅實的客觀地位，妳那樣對他承諾，我當時目睹確實感動萬分，想到妳常有的一種清明決斷的神態——「譬如過河卒子，只有拼命向前」——妳就是這樣的分明。

清美，妳真是一個既清又美，文如其名的人。妳給我的《明代理學論文集》和《宋明儒學概述》我讀完之後就是這樣的感覺，妳的文字擲地有聲，又清又美；妳有一顆深細反省的心、有情有義、徹頭徹尾是一個修行人。

九三年我們在美辦了一個基金會，牟先生說：「這樣你們就可以有一個活動的地方了」。而這樣一個可以活動的地方，親愛的老友！我們召喚來的就是妳，妳

在我們這裡發表論文，跟這裡的朋友結交，妳說你喜歡這樣子的討論，侃侃而談，既親切、又深入。結果妳這回一走，又為這裡平添了好些個傷心的朋友。

三月初海柴驟逝，初得訊時，我是腦袋轟轟，不知如何告訴妳，我打心裡是不想告訴妳的、卻不能不告訴妳，妳與玉美那麼親，情同姐妹，玉美遭此劇變妳怎能不知？打電話給妳時我已泣不成聲，跟著就是兩頭泣不成聲；妳後來還跟我說妳的情況很好，上一波的治療有效果，我只記得我一時無從消化兩樁事，沒有細問妳治療的情形，只說妳身體底子向來好，可以抵得過去的。沒有多久，才剛聽完玉美嗚嗚咽咽底泣訴，就得知妳又入院了。清美，好友，這回妳就沒有再出來過了。天底下還能有多少的嗚咽？世間無限傷心事，天地不仁——不仁哪！

淳玲 07-29-03